

豫章叢書

第九冊

友人甯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
治亂之迹以逆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
畧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詔
以博學宏辭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人
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梁子來
京師出所爲懷葛堂集示余其爲文鉤貫經史包括
古今以立言究其旨歸管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一
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梁
子緣師志退守窳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困
著述愈富今徵君沒既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亦

梁子之力也。梁子嘗游西塞，著西陲，今略未及成書。適今安徽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縱遊塞上。梁子以辟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湟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返而歷訊之老將，戊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兵地所至，各繪圖，圖有說。西塞三邊環七千里之地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余尙未得見。以梁子平時著書，所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爲有用之學矣。夫智謀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抵隙，以赴功名之會，亦時有所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爲己之私勝也。苟利於

己將不難懸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梁子於世
無所求於己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之
馳騁足以達己見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成
以爲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梁子之學之得所傳因
牽連及之慈谿姜宸英譔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孟子志反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爲寔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將欲其文之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筈爲弓矢者盡善以利用乎梁子質人受業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樸學強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其文則一法魏先生吾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備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

法曷能禁暴亂衛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衛
異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予文嘗
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余與賢人俱
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彫喪已盡行輩存者無
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
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歔泣下爲文章呼搶天
地或痛飲酒慷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
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滯紆因出其平生之
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
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跡之所及者廣矣

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既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爲文莫不足以砥頽靡昭軌物而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墜其在是與噫經生文士誤已以誤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其用而已丁亥九月旣望北平同學弟王源謨

懷葛堂集目錄

卷一 書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論記

卷五 傳

卷六 議說 題跋 書後

卷七 墓表 誌銘

卷八 哀辭 祭文

附錄 詩

送邵敬口

別林方之

送人

送仲叙功

送人之海南

歸舟候潮

送楊而上還劍江

靖遠衛除夜

吳城望湖亭

沔水拜武侯墓

送梅定九北上

寄李乃颺

奉贈廉訪蘇萬石攝理鎮閩將軍

道山和方伯涵齋石公元韻

懷葛堂集目錄

懷葛堂集卷一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書

與李中孚書

爲今日碩果處關中而有與於天下者舍先生而誰
份與世浮湛不欲受知於世惟懼無短長足當先生
之知顧立談間許爲異姓骨肉竊幸不敢自外惟懼
爲先生玷耳先生知份舉魯仲連爲况不敢當亦不
敢不勉份壽魏和公先生亦論列仲連特抒所見先
生又別有深意而大旨則要歸一致也戰國之際秦

趙諸侯各君國而子民猶可苟安旦夕秦勝則趙敗
趙敗則天下且折而入秦爭地爭城百姓肝腦塗地
其害未可一二數譬之邑令一舊一新貪均也與民
習而欲既厭者其舊也夫既無廉者則孰與舊令之
猶賢也天下人不知此而仲連知之其欲解紛排難
爲天下非爲趙也趙人不知而以仲連爲爲已欲廢
之好罰則趙人之見仲連固內笑其愚耳古今惟善
立言足以動人亦惟善聽言足以定天下事仲連以
口舌卻秦軍非新垣衍不能彼秦虎狼之國視一人
之從違死生何足輕重苟衍徇私心膠執成見不善

於聽言仲連雖率天下之人蹈東海死秦且并六國
混一函夏偃然而黃屋左纛帝制自若誰得而禁之
古今高人奇士如仲連者不少其無成者爲多則仲
連不可謂之非幸然仲連亦豈易及哉若夫無取於
人特其小節士之自好者優爲之因先生意更推廣
焉不識以爲何如其有不當幸勿惜十反以教

復賀天修書

關中推三李爲世高士雪木先生其一也頃相見稱
道足下甚盛又出手字情文纒綣一如重臨書中獎
借過盛何敢當以此期勉則拜教多矣足下學問人

品份蚤聞之足下之師劉君體元詳且盡從來高人
奇士苛於論人份以是信足下所學所行足傳於世
無疑矣古庠序學校皆宦成者碩爲之師今非所論
則足下司鐸之任不可謂非違其才而洋州人文蔚
起於焉教育謂君子之樂存焉可也然今日之人才
謂振興於學校則斷斷乎未之有蓋制科取士三百
年來豪傑士亦出其中然所學非所用童而習之以
至老死皆無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適售其
僞又取之不必公文連日衰士氣日弱學校未廢而
廢莫或過之矣又仕路厯雜居津要者類多不錄庠

序雖以孔子司成顏曾秉鐸七十子爲學正山長諸
生必愠見束書掉臂去何也窮經非以致用也夫窮
經果非以致用而學校可不設矣份則以今無實而
存其名無權而有其位如一髮之引千鈞者惟廣文
一官耳孔子不爲乘田委吏乎乘田委吏何足煩孔
子而孔子不曠官職嚴君平不賣卜乎卜所言何事
而君平與人言慈孝今廣文雖無教士之實又無其
權而名位則尊於乘田委吏矣與多士言則有加於
慈孝矣因名位之存盡教誨之職無簿書之勞有餘
廩之奉視世之宰百里束縛於訟獄錢穀苛求於上

官欺蔽於椽吏畏首畏尾而蚤夜不甯者何啻天壤
况振興人才非異人任苟有胡瑗何地不可以湖州
之教教之哉今居其位者志沮於資格貪得於暮年
惟臆脯之是問而不計職之曠廢則雖禮樂修明之
世人才盡出於學校之時亦安用此冗散爲而況於
斯世斯人乎則今之學校賴以振興端有望於足下
非足下才行且殷殷至此份亦不敢妄發其狂言至
此也

與熊孝感書

都城數月朝夕左右承教誨頃有秦游之役依戀不

能別惆悵至今份至秦與居停張觀察相得甚歡因
得編交達官及諸名下士頃一游榆林縱覽河套地
增益所不知因念向客河西妄有記述於四郡山川
險阻凡耳目所及既可無疑其他得之傳聞見於方
策亦皆可信然身未游歷所知非真採摭舊聞豈無
踵訛增僞緣飾成書之病此份十年中有不能自信
者至今益疑更念河西時事邇來變遷向所習見今
有不同非今昔參觀不足以知得失擬欲重游如漁
父入桃源處處識之篋中多具楮墨左圖右書見聞
並記以補向所不逮然蹻輕裝策蹇非百金不足用

居停主樂成其美欣然爲治裝今方整轡發長安矣
此行自河州西甯莊浪涼州甘州肅州折而東南至
靖遠甯夏而止合客歲所游西秦之邊盡是矣份竊
笑言邊事繪方輿圖者類多勦襲臆擬如畫鬼魅欺
人所不經見蓋地旣險僻士君子所罕游居人又罕
能文間有傳載得一漏萬置重舉輕無裨實用雖衛
各有志而蕪穢虛文展卷欲眩宜乎邊事之難言也
西甯之四衛敦煌之三衛載在史冊弘治末改沙州
爲罕東左衛著于實錄皆非隱僻丘文莊知西甯有
罕東不知左衛別爲一處忽畧左字之增遂以七衛